

第六卷

笠翁阅定传奇八种（上）

李漁全集

沙孟海題



李渔全集

第六卷

笠翁阅定传奇八种（上）



点校说明

《笠翁阅定传奇八种》，全称《湖上李笠翁先生阅定绣刻传奇八种》。关于此书作者，似乎已有定论，其实不然。

《曲录》、《曲海总目》、《曲海总目提要》（此书本名《乐府考略》，实与《曲海总目》无涉）、《曲目新编》、《传奇汇考标目》（另有《传奇汇考》一书）与《今乐考证》等专著中，全部或部分著录了这八个剧目。为避免烦琐，撮要如下：

一、《传奇汇考标目》全部著录了八个剧目，但无作者姓名。

二、《曲目新编》「李渔」条，在《十种曲》之尾，又列《偷甲》、《四元》、《双锤》、《鱼篮》、《万全》五种，注明：右十五种钱塘李渔作。

三、《曲海总目》「李渔」条，首列《十种曲》，并列五种，剧目同前。「无名氏（上）」条，列《十错记》（应为《十醋记》）一种，注明：即《满床笏》；「无名氏（中）」条，列《补天记》、《双瑞记》二种。

四、《今乐考证》「李渔」条，列《十种曲》。「四愿居士」条，列六种，但说

「近得五种合刻本，署名四愿居士」。认为四愿居士或者是范希哲，不能遽断，所以「故列笠翁后，以存疑」。「范希哲」条，只列《补天记》一种。

总之可知，这八个剧本的作者，即便不属李渔，也未必全归于范希哲。认为四愿居士是范希哲的别署，也少旁证。《曲海总目提要》与《今乐考证》是权威性的专著，其中对作者问题也只能「存疑」。早在五十多年前，孙楷第先生对作者的归属也有论及。他当时看到过坊间有《笠翁传奇五种》和《笠翁新三种传奇》两种本子，又有五种本和三种本的合刻本《绣刻传奇八种》。孙先生认为这八种的风格与李渔「迥异」，除《补天记》署名为范希哲外，其余不敢确认为范作，但也与李渔没有关系。至于近人的论著和某些辞书，把五种或八种的作者归于范希哲名下，不知有何依据。我个人有种想法，也许是臆测。李渔往往以写小说的笔法写戏，也把写戏的技巧用来写小说。这八种传奇题材广泛，笔锋辛辣，嬉笑怒骂，极尽嘲弄之能事。以李渔戏曲小说对读这八种曲，不难寻出其中瓜葛。

所以，这就关系到第二个问题，即这八种传奇既经李渔阅定，结集是否可以归于李氏。

明、清以来，评改小说、戏曲，蔚然成风。如《水浒传》就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和《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全传》，及其他署刻者姓名的本子。《三国演义》就有李卓吾的批本和毛宗岗的修改本等等。金圣叹批点的《六才子书》中，金批《西厢》使王《西厢》

增加光彩。这些小说、戏曲的原著与冠以批点者的本子同时流行。李渔是剧作家、戏剧理论家，也是个内行的导演，讲究演出效果，亲自排场。他对这八种传奇付出一番艺术劳动，后人汇刻成集，定名《湖上李笠翁先生阅定绣刻传奇八种》。现在把它编入《李渔全集》，名正言顺，顺理成章。此犹《三言》与冯梦龙之名相得益彰也。

李渔的《十种曲》和他阅定的传奇八种，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排印问世。传奇八种据康熙明善堂本点校，这是个稀见的版本。限于水平，点校中必多谬误，敬祈读者和专家教正。

关非蒙

一九八九年元月于杭州大学

本卷目录

万全记	一
十醋记	八一
偷甲记	一八三
双锤记	二七五

万全记

湖上笠翁 阅定

四愿居士 编次

自序

纪事著书，原欲垂诸不朽；征歌度曲，止期畅快一时，奚徒练句敲辞以相夸示。况氍毹之上，杯酒之间，寄声色人情者，如夏之云，冬之日，山岚水溅，朝樵晨霜，倏忽变幻，过耳触目，曾不少留，何必确然于廿一史、十三经中追往迹耳！此《富贵仙》之剧所由出也。句不练，辞不敲，惟取洽情须臾，变幻顷刻，非敢类于考钟伐鼓，观指画褒贬计。富也，贵也，仙也，人所欲而不可得也。于是乎立名，于是乎取义，于是乎遗迹于三千大千、空空色色，耳目因缘中之知识也。其间铺叙繁文，悉行除抹，止定实切关目三十出，与其待教梨园删削改抹，莫若自省笔墨，各从实用。如开场前之引子，原不用者竟去矣；下场诗之有无，随酌应否而取舍矣。内惟合古腔，阐全本之大套曲白，不得不然。其餘一切无关涉之品题，极力省节，总望敷演之时，照此片言不缺，则厚幸矣。若责余以文理粗率，宫商俚鄙，不能练句敲辞，则此三家村中语，不过少求刹那欢喜，解颐幻态已也，勿以出入怪诞罪我，更为庆幸。

四愿居士自题

目次

第一出	开场	七	第十六出	小圆	四一
第二出	回馆	七	第十七出	勤政	四五
第三出	织读	八	第十八出	军实	四七
第四出	顽梗	一〇	第十九出	目伐	四八
第五出	遗恨	一四	第二十出	逸劳	五〇
第六出	训主	一七	第二十一出	冥报	五二
第七出	正史	二〇	第二十二出	官叙	五六
第八出	别试	二二	第二十三出	顽悔	五八
第九出	蠢动	二四	第二十四出	产异	六二
第十出	明义	二六	第二十五出	诚款	六三
第十一出	报录	二九	第二十六出	弄孙	六五
第十二出	尚主	三一	第二十七出	启石	六七
第十三出	幽啸	三六	出二十八出	蛮悟	六九
第十四出	守石	三八	第二十九出	班师	七五
第十五出	蛮横	四〇	第三十出	大圆	七八

万全记 一名富贵仙

第一出 开场

【沁园春】（末）卜帙卜丰，书衣大有，周鼎商鼎。纂史书实录，春秋名义；矫诬正枉，特大无私。忠愤激成叛逆，边鄙不能安分，云雨荒台起梦思。诸葛亮，隆中再见，一梦全师。临颍淋漓击节，借读离骚问酒卮。祢衡挝鼓，无妃度曲；中郎解语，且作悲丝。

山海澄清，蛮獠隐匿，万古奇勋片刻时。钟灵异，三男一产，华祝愿如斯：

第一愿，做官的皆像卜家父子；

第二愿，内助的皆像夫人公主；

第三愿，无赖的皆当计梦计醒；

第四愿，有力的皆当慎终慎始。

第二出 回馆

东钟

【南吕恋芳春】（生冠带上）圣主龙飞，神功兽舞，灵年福应斯螽。自愧才非班马，谬际

遭逢。久滥大官滋味，尸鸾列敬事难工。诚惶恐，看这麟经凤纪，岂同咏月吟风。

（集唐）上阳柳色唤春归，北阙晴云捧禁闱。独有凤凰池上客，懒朝应与世相违。下官姓卜名丰，字大有，浙西吴郡归安人也。周官卜氏，一源本系西河，高第孔门，奕叶蔓延南国。先君卜本，曾拜礼部尚书，大父天申，向任京畿御史。人称屡世簪缨之望族，我遵一尘不染之家风。名在清班，官持藻操。亡母张郡君，久安窀穸，夫人令孤氏，乐守荆簪。孩儿卜帙，别时尚未垂髫，母子家居，屈指已将弱冠。下官忝中先光宗皇帝朝之庚戌进士，如今又是庆元天子禅位之四年戊午岁了。蒙恩拔置馆员，不觉冰壶十载。向奉明纶，纂修国史，钦定下官为总裁之职。拜命那日，即尔致书，勉励妻子，屏远亲知，一切往来，并皆痛绝。喜得时下史书实录渐次将成。今早遵命入朝，便殿论事，极承圣入隆眷，就撤座前金莲宝炬送我归来，又赐雅乐一班，许令早晚演奏，以取浹洽天和之意。咳！人臣遭此殊遇，敢不洗涤肺肠，克勤克慎从事。（说白时众执莲炬导从上介）（生）分付众人，就此回馆。（众应，各行介）

【一江风】（合）御袍红，锦焕文章动，瑞猷朝阳凤。气和雍，环珮铿锵，声洽铃鸾中。瑚琏器自工，瑚琏器自工。瑶光贯彩虹，城边北斗都迎送。

（各下）

第三出 绩读

江阳

【正宫喜迁莺】（旦荆布雅妆上）篝灯织纺，任秋月春风，蝶纷蜂攘。夫婿劬勤，孩儿砥砺，计惟白井糟糠。（小生巾服上）父去金门待漏，儿方破壁分光。须究讲，但分阴痛惜，快慰萱堂。

【忆王孙】（旦）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小）欲黄昏，雨打梨花自掩门。

（旦）奴家小字洁娘，翰林学士卜大有之夫人，天官侍郎令狐公之长女。儿夫石渠供奉，久任史馆总裁。孩儿黄吻含饴，每日依亲诵读。所喜者门可罗蛛，宦兴冰清玉洁，所忧者家无担石，难为夜绩宵吟。荆钗裙布，一家依旧是寒儒；雪案芸窗，万卷有书课儿子。我相公自进史馆之后，即便寄书回来，说道一切往来，尽皆杜绝，就是家书也不必去。（叹介）咳！我这归安至京，盈盈一水，不特差人探望，可以计日往来，就是饮食衣衾，何难不时支应。我那相公何以执持若是？但不知史书实录何日告成，刻下兴居，谁人服侍，即此是吾忧耳。梅香。（丑上介）（旦）速送绩床、书案来，我与小官人纺绩读书则个。（丑应送上，旦、小生读绩介）

【普天乐】（旦）喜春和，当课纺，管甚么柳色青黄花佛仿。奴不似少妇凝妆，悔教他夫婿维羶。且安心荆布勤鞅掌，勉孩儿、竹林文酒休抢攘。只一意傍娘亲呶唔昧昉，好博个万目齐钦赏。待春雷动处，早魁金榜。

【前腔】（小）别爹颜，情濛茫，到如今已识之无仍怅惘。喜椿萱一样芬芳，偏只怪两地徬徨。早误了寒暄养，虽则是、书香有藉堪承讲。望天涯不胜悲快，敢把分阴来晏享。少不得杏花红了，马蹄馥响。

【尾声】（丑持灯上）夫人，楼头鼓已三挝响，还未撒书灯线纺。你且安养些时神气爽。（旦）言之有理。我儿收了书，睡去罢。

（集唐）（旦）垂柳阴阴昼掩扉，
久坐暗生惆怅事，
（小）暖掠红香燕子飞。
碧云芳草两依依。

第四出 顽梗

支思

【中吕粉蝶儿】（外盔甲上）尽剪茅茨，俺可也尽剪茅茨，方显得英雄之志。恨只恨宋君臣似鬼如尸，激得俺，忠义士，鼓刀横帜。（末盔甲上）只俺这弟和兄，奋着拳，裂着眦，意孜孜，直待要卷山河，翻海甸，俺生他死。

（各揖介）（集唐）（外）结发未识事，（末）操刀良在兹。（外）意气人所仰，（末）吐诺终不移。（外）我牛忠是也。（末）我王孝是也。（外）先父牛皋，与亡叔王贵二人，同作岳少保爷爷军前副将，可恨宋朝君相不仁，竟把岳氏一门尽皆诛灭。（末）因此我父与牛伯伯逃匿山林，招集亡命，举此大义，以快人心。踞了两粤地方，兵连五十餘载，眼见事机日增月益。哥哥。（外）兄弟。（末）惟可痛者，我们父母相继沦亡。（外）兄弟。（末）哥哥。（外）还可喜者，各洞洞蛮皆来修好，不若乘此机会，结连了孟天宠那厮，两下兴师，一齐入寇，除了宋朝昏侯，夺了赵氏江山，我与你各分半壁，坐享太平，有何不可？（末）哥哥之言极为有理，我们一面差人前往天宠洞中相约，一面还须另立一个共主，方好号召四方，正名征伐。（外）兄弟所见甚明。俺们不免拥立张保叔叔为君何如？（末）哥哥，兄弟正有此意。（外）这等，不免分付传宣，请他正位。（末）传宣官儿那里？（杂上介）熊黑帐下传宣，虎豹营中听令。禀爷：有何分付？（外）号令全军，摆齐队伍，请张大王来。（杂应介，下）（内吹打、放炮介）

【泣颜回】（副净白髯、驼背、冠蟒，众随上）（合）天末徙号鸱，可怜泣路悲丝。忠肝义胆，至今寢食常思。看取长弓大矢，震遥天，鼓角喧声侈。见全军个个欢腾，问今朝为何如此？

（外、末跪迎吹打，扶副下與介）（副）二位贤侄，今日请我出来，如何这等热闹，你二人为何行此大礼，却是甚么缘故？（外、末）告禀叔爹，儿辈痛追父志，即日起兵，以雪宋家杀戮岳氏父子之愤。所以特请叔爹到来，正了君位，恳求叔爹定一国号，方可统御三军，传檄四海，庶不至于草窃之谓。（副净卸袍帽，慌译介）两位贤侄，多谢多谢，承照顾承照顾。（外、末）这却为何？（副）没福没福。（外、末仍代穿戴，副不肯，译介）（副）两位贤侄呵！此事不可乱动的好。（外、末介）叔爹，何以见得？（副）当初你们两个父亲，随着岳老爷出兵，不过军前两员偏裨，就是我张保，也不过一个马前小卒。只因高宗皇帝无道，听了秦桧奸臣，害了岳家父子，我们义愤所激，啸聚山林，原为一点忠义上边立论。如今高宗皇帝崩了，秦桧奸贼死了，你们两位尊人没了，我又老到九十岁了，这种冤仇也好解了，如何反要大弄起来，不可不可。（外、末）叔爹有所不知，我们父子叛逆，将及五十年矣，夺了宋朝的地方，杀了宋朝的兵将，抢了宋朝府库钱粮，阻了宋朝邮传声教，即使安守一隅，他也不肯饶我。还望叔爹应天顺人，勉循众志的好。（跪介）（副译介）平身平身，起来商酌。（外、末起介）不必商量，竟请叔爹早正大位。（副）不是这等说，二位贤侄虽是英雄，何尝通晓文墨，事体弄得大了，未免有些费力。还有一说，倘或宋朝，又出俺岳爷爷这等一个宁折不弯的忠臣，来与我们作对，动不动直捣黄龙府，直捣黄龙府，这却如何是好？（哭译介）我这张保皇帝如此年高的了，难道也好像那徽、钦二帝一般，拿去青衣行酒不成？（大哭介）我便罢了。我的皇后娘娘如何去得？（外、末介）叔爹之教极是，但事已到此，不得不然耳！做忠臣义士的，情愿死于锋镝，安肯屈膝偷生。若果再生一个照依岳爷爷这们的正人君子，我们也愿投诚纳款，归附于他，他就把我寸刃离分，我们都肯瞑目无悔。（副译介）两位将军果然？（外、末）果然。（副介）罢！你们小小年纪尚然如此，我这老命要他何用！（穿戴介）来来来，大家拜，大家拜！起兵起兵，杀杀，有兴有兴！（译介）。（内吹打，外、末扶副登台，副哭笑译介）（外、末行礼介）（众叩头介）众将叩头，愿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副介）平身，平身。（译介）